

漢書門類	四	四	六	一
函號	二	七	六	三
架號	五	七	六	三
冊	一	三	六	一

內閣文庫	
番號漢	4406
冊數	13(冊)
函號	280 1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吳志卷一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亨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

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

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

及母懷妊堅夢陽出

母曰非吉徵

少僞 年十七

萬

從範

一抄所

不敢進臣謂父曰此

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

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

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

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主也與其子韶

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

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

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

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按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

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

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

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

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

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

少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

眾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

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舉孝廉舉
 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
 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
 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
 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
 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
 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
 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
 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
 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
 朝廷稱服焉後為大尉李傕郭汜相攻邊章韓遂作亂
 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兩河而卒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
 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
 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

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
 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
 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
 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
 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
 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閉
 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

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

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

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部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

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

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

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

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

之案王氏譜獻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獻

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

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移堅說獻罪過令

收行刑訖以狀上即承檄勒兵襲獻獻聞兵至登樓

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

足以為衣服請使君更乞資直耳獻曰刺史豈有所吝

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獻見

堅驚曰兵自未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

誅君獻曰我何罪堅上曰坐無所知獻窮迫刮金飲之而

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

若英雄記咨字子讓穎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

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

網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

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

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

傳

三

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率容於軍門斬之郡中震

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容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

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容言病困

欲以兵付容容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

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前到魯陽與袁

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

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

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

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

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

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

入耳卓兵見堅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

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

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其

眾軫字文才性急頭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

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

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木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

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軫欲賊敗其事布等

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

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

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

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

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堅移屯梁東大

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

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

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

圖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
 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
 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陽人去
 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
 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
 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
 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術跋踏即調
 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
 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
 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
 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

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雷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

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雷一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鷁頗能用當此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少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懷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六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之九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行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開孤慎又不用堅自以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且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比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緩處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職有萬曆二十八年刊

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兗驍魯
百姓以作寇逾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疆弩之用又不
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
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

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
帝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

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
日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

錢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
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

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
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

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
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

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
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

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
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

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且康且康永昌三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

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
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疆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

為破虜傳亦除此說想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
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

金於王文不與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
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

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
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

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
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

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
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陳璧

猶曰有罪而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
况斯物哉

紹遣會稽周賜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
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勳力

乎言發涕下賜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
公與義兵遣人要賜賜即收合兵眾得三千人從公征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

孫

孫

孫

孫

孫

後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兒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曠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逾於樊鄧

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

軍士所射殺典畧曰堅采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

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欲還堅逾與戰祖敗

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

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

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

此也如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

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

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救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雋所表

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

英達風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

金勸策徙居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魏書曰

侯讓與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

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

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

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

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傑各雍眾營私未有能扶

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

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

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事據吳會報讐雪耻為朝廷

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

以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

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

傳

七

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請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相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請丹陽依舊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太傅馬日磾杖節安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

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

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

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

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

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術表策為折

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

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

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

本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益王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勦自五百餘級融即閉

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

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

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

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遣

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

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

舍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

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

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

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

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史委

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命不敢虜畧雞犬桑茹一

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

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

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疆也旬日之間四面

萬曆二十八年刊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

東冶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

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吳與汝父有

升堂兄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

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威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

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

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勤捷不常聊戲卿

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

死與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

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

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

也虎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

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

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

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

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

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尊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

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大

后弘農王畧悉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

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遠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

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

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休北幽劉繇決力江

濟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囊弓戢戈也今備

既破操等飢餒調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

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
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
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
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
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
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寤敵而
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逾而我
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
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
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
國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
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
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
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與五
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
於周成之盛自受且爽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
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
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
窮垂聲管絃拾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

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
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頓念社稷之
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
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
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
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
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
不利明哲不處入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
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
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
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
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
曹公表策為討逆
將軍封為吳侯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
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
福不同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為程侯領會稽太守吳
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
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
傳
三

東將軍領徐州牧温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禍象
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
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芟節乞
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
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
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
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使人諷輔輔
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
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
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緡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
黠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
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
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千四百人山陽公載記曰瑀
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
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
讓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與乎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上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
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陳慄臣年十七喪失所怙
懼有不在堂構之鄙以忝折茲一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
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丘六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

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討罪庶
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
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
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番漢記及吳歷並
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策
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
拜討逆將軍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
改封吳侯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
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
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
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
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
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督黃綺等畏懼曹公不
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
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 傳 三

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借就海昏上繚使諸
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借借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借
乃報歆具說形狀使歆來襲取之歆得借書便潛軍到
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歆了無所得時策西討
黃祖行及石城聞歆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責輔率
八千人於彭澤待歆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
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勲妻子表
用汝南李術爲盧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從所
得人東詣吳責輔又於彭澤破勲勲走入楚江從尋陽
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
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
助勲策復就攻大破勲勲與借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
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
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
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巨計黃祖以十二月八
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
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豫領桂
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
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
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

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
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
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逆
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
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
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
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特袁紹
方疆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
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
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
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
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
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
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

萬曆二十八年刊

將軍為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已乃囚之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入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詩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毋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曙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臣漆畫之名為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實者禁呵不能止策

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毋請救之毋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瑗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年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相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相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萬曆二十八年九月

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瘠厲策催諸將士使
 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是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
 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
 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
 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
 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
 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
 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
 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觀
 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

遇客擊傷策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

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

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

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

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

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

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

命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

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

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

而倒餘二人怖急便奉弓射策中煩後騎尋至皆刺

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

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

外畧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深險

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

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鑿見况策達於事勢

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

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

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

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

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

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手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傳

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

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

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擬吳會策之此
 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疆宗
 驍師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
 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夫權在
 手灌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
 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
 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
 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俸古
 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
 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
 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割醫言可
 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
 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雖
 凡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

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
 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
 大時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
 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
 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
 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
 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
 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
 明畧絕羣創基立事
 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
 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各名號於既往違情
 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
 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

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
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於四年而不思貽厥之謀
可謂輕于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
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
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
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閔四國之主將相在列皆
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
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
遠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替是之嫌羣情絕異端
之論不逞杜覲覲之心於情雖遠於事雖儉至於括囊
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士亦有治
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法不達乎

吳志卷一終

吳志卷二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
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
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
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
曰此諸君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
汝之將也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二

孫權

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

特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况今姦宄誅逐豺狼滿道乃欲哀

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不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

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且遠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人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不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

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二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歛容敬焉陳荆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丹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

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

討黥歛黥音伊歛音攝分歛為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新定為遂安犁陽休

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荊州牧劉表死魯

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

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

旨公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

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

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

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

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

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

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

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

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

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

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

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

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

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泊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湏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湏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

歎其齊肅乃退

吳歷曰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三千餘人其沒溺者

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湏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

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

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踐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

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子弩亂發箭著其船船

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略徵令內移民轉

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

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

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

叅軍董和

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

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凉州凉

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

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

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

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

巴丘今日巴陵

以禦關羽權住陸口

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

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
 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
 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
 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
 下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
 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
日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難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
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

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

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畧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

禹觀望曹曰公曹公凶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

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鄼筑陽

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

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啓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

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

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

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金啓土宇弁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

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施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

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施漢為潛

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絺南方

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金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種鬯一

旨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最相我國家

求終爾顯烈

江表傳曰權奉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

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 吳書字德度南陽人博學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
王擢中大夫使魏文帝善之朝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答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在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
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頰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比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弁獻

方物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
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聞

問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信特舊盟言歸
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
寧然乎珩曰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
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
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筵計終
不火怒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
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
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
覽廷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

立登為王太子

江表 江表元特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
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
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
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
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
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
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弁裘將
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禮子裘明光鎧驍
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樊外困智力故
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調可轉是前迹以
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
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
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欵始襲略陽文叔喜
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
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初權外託事魏而
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

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
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
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
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
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
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
之所耻國語曰理之理之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
師遠歸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

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毋投杼之疑猶與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役驕縱吳楚養應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亡心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靈知响伏之恩長含鸚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手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但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挑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拜降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鬼脚願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

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言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初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是錯不發制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罪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彘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制爵士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專款誠

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

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

史後領護二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弁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賤魏王曰昔討關羽

獲于將軍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

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

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衣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

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

明畏威忘德以取重疾先王恩仁不忍退棄既釋其宿罪日開明信雖致命勇廷象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

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

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

垂合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

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馬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等間有兵馬渡江視之

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

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

為國討除賊備重問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

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衣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

必臣服而東里衣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

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調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

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三

傳

十三

乃又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
通不忘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
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闕分信不昭
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幸與君克
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
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勿欲假
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
頓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
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
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
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
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
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
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
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兄所
欲為今盡官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
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
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
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
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

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其言
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奇元無遣子意自是之後
帝既彰權罪周亦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
見疎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
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
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
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
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
得玄德書已深引
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
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
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蒲
五百解船以四時耳腕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住而
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
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
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
龍鱗後侍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三
傳
十四

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予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直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惡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

四分用乾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

數矣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

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

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

勸即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

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此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愛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之趣諸君似未之盡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今故以此相解耳都尉馮熙聘子蜀吊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且以觀釁非有謀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

之昏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

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

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

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

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

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

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

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微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遼遠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羣而動惟不見便

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

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奏其事邵辭曰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

相史無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

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吳

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

萬曆二十八年刊

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寄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

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益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禪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

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

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

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

谷利令拖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拖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拖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共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

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

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

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懼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

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

昌竝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

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

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景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士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獻繼世作惡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末

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毋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

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與平中吳

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

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

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

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

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

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

戾止及孺子不祭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獻公

歷尋不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千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獻禽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
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
其田以昇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
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
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
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
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
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棊譔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
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
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
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
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
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
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
天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
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
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
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

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

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

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闕中令孫綜

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

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

家昔周文武郊於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昨

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鄆見何經

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

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

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

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賅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

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

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之於命

禮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咸樸之作有積

燎之薪文王郊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

傳

卷

三

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
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
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其泉汾
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其泉汾
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
而甘泉在比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
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雒呼爲澤中而匡衡云東之
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
之云雒音誰
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
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
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
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父嶠賊虜
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

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
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
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
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
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
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理失序皇
極不建元惡大慙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埋滅雖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
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
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
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
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
萬曆二十八年刊

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
雖昔實融肯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
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
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
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竝啓土宇兼受備物今
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
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
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
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莛以白茅
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
蓋麾幢晉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
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
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
衮冕之服赤寫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
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
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
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
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

君缺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逾節折衝掩
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矢千君忠勤有
効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彤鬯一卣
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未終爾
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

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

復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

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准

聞塞實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

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

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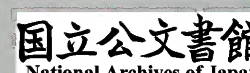
圖彌晏先分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二 傳 三

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
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畧重可三四百人且
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疆等議曰
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
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
伏地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
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部
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且羣德疆等皆踰城
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輦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
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
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與有所
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
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
果食之且疆別數日得達旬驪王宮因宣詔於何驪王
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
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
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一枚鷄雞皮十具且等見權
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封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
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

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土簿笮谷帶固等出安平
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
數百匹宏乃遣谷固奉詔書賜物歸
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
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
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
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
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
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
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
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



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佾討桓等秋七月有虜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異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勳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

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

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

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

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閒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旣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

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
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
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
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
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
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
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
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

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
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
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許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
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
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
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
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
誰與易齊栢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

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相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相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

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牟衡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

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字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

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資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

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

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

郭起譙樓穿漸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

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祖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奪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且滌荆陽之地舉疆

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郟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與爲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

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

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

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
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
范旆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
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
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
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
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
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

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
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
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
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
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
棄父甚傷義教
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
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
爲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爲

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
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

將朱志等合計何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去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八月大赦遺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事覺皆族之

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卜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祖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

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

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

日陳鑄太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

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

界其直勿有所在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

葛壹偽叛以謗諸葛誕

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宮三

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江表傳載權詔曰

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

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

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

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

農桑徙武昌材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九自可用也江表傳載權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詔曰朕以寡

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三月宮

不終日羣僚其各屬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

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

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臣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

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實

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

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

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

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

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丁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

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

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

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

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

暮舉火於西陵鼓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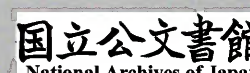
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

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

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

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



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

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大

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

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

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為

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

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

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

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

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

殄絕也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

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

傾覆自由暴暗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

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終

吳志卷三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宿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言里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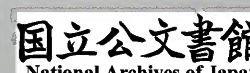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
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
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
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卽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畧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步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

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孛于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爲稻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



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畧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

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爲堦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

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緄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緄緄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逾據於江都遣將

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已酉大赦改元辛亥
獲召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
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
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
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
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
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
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
書視孫權舊專問

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忍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
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
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
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天先在蜜中中外當
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
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
交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
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
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
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
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斤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
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
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謂吳
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
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

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
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
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
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
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
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
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
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
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
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
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
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
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
冲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
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
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
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
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
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
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
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
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
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
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
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
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
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卽日御

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
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
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
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
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
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
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于
也漢末人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鑿往于之
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郎呂壹操弄
權柄大臣畏偏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
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

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
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
之妻習氏每誅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
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
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逾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
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討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
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
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逾見優饒非
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
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
况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毋惡吾治家
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
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
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
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
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
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已丑封孫皓為烏
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並皇
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

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
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請休謙虛不許十一月

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繼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

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

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

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

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

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

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

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

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萬曆二十八年刊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
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
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逾謀陰與張
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
緄卽日伏誅已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爲中
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
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
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
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武學官立
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

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
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
俗

二年春正月震雷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
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
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
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
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
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

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侯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

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鵠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顓迎亮喪葬之顓鄉

以會

穰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

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

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結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九月布山陽狂及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

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

子暉為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

犯易避五上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

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警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

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

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湖水灣澳之灣

字會會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暉暉音如兜觥之觥字

弄弄音如玄噴首之噴次子名拒拒音如尊莽之莽字

暉暉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襲衣下寬夫之

褒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

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

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

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

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

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

典之音遠明誥於前修垂咄駘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

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

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

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

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

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

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

萬曆二十八年刊

皇朝通志卷三十九

傳

九

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
已自備之不須矐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
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
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
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
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
拜表叩頭休荅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
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

行無禮自嫌瑕短懼矐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

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

等人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案察戰
吳官號今楊都

有察
議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
殺太守孫譙譙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
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
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
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
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畧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

大赦癸未休薨

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命子靈出拜之休把與

臂而指靈以託之

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

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戊將於廣陵掘

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家內有重閣尸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詩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

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

得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竄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

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

山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皓既得志羸暴驕盈多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

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薨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

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

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諭皓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容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禱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雅華夏乖殊之隅圯裂六十餘載金華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於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

且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
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
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燕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
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時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
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
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
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惡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
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
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
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
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壽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
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
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延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
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
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
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均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
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武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

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

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亦有所緣嘉意允著深

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

懷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橋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

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

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千寶晉紀曰陟珍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

之使備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續者告曰

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凶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凶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

懷之親在坐席此誠感恩遠著又問吳之戎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

萬曆二十八年刊

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
 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麻非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
 王善之厚為之禮丘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
 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
 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台唯陟
 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人仕晉驃
 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
 令太子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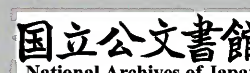
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
 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
 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
 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
 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詭鎮建業陟璆至洛遷

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
 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
 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

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
 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
 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
 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
 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

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
 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
 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



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逾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冢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上得計也使數百人鼓

諫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楊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

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初興閭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

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

萬曆二十八年刊

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秋九

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昺等所破皆死兵散還

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

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

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

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

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

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

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

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

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

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

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

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卽載其母妻子及

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

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

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三

傳

廿六

乃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昺等戍與之誓曰若屬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昺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捷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之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昺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昺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潢等以昺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昺昺亦不為潢等屈璜等怒而縛昺詰之曰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昺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昺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

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

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

厚得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尚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世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者荀冬節將至時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荀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

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

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

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

廬陵

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語願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衛之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欲留平平覺之服他

藥以解得不死或自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殺平憂慙月餘亦死

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後邪僭媚自表先

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醜糴事專為威福而皓信自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暹女不許

定挾忿請暹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幸具纓直

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免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勳賜爵列侯

吳歷曰中書郎吳熙諸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繁訊治熙又諸繁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繁收惠付獄會赦

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

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

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

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

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塗

之下是歲太尉范曄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

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

付建安作船

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

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

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開殺道得以門
資厨身本郡踰越濟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尊嗜之語本非事實
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
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
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
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
垂清察更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
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
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
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
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天冊元年吳
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
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
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
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
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
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
賈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
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
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
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
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
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

牢祭歷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榜
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
 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
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
 褒贊靈德
 以答休祥 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
 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
 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畧居民初騶
 子張傲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
江表傳曰傲父會稽山陰縣卒也
 知傲不長上表云若用傲為司直
 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傲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
 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曲承言叔累因固聽訟
 失理獄以鞠成入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傲奢淫無厭取
 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怨逆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
 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
 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
 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
 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 屢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
 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
 梧族攻始興
漢晉春秋曰下是吳有說識者曰吳之敗
 兵起南裔世吳有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
 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
 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
 八月以軍師
 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

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畧逐廣州
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
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
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者家依綠棗樹長丈餘莖
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
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
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考爲侍
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
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軍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
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
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主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
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
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
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
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
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
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
或鑿人木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
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

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

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

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

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

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

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逾視皆鑿其眼有

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

以下視諸侯由願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而得游

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注是乃禮

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

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况

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濟彬所至則土崩瓦

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

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王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

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荷於楊荷橋眾才七千
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一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
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
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
心而盡吮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
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計吳護軍張翰楊州刺史周俊成
障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甲兵前後
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荷又
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
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
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
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
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
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
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
懷其德也不獻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
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
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
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

高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

傳

三

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
 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
 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
 而玩戎驢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
 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
 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
 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
 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下魏晉來伐吳皓使惛督沈瑩諸
 葛觀帥眾三萬渡江逾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
 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
 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
 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
 來一戰若勝之曰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
 江逾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惛曰吳之將
 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
 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
 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比敵奔走兵勢萬倍俾當
 乘威南上逾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
 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擊者不亦辱乎
 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觀與五六百人逃走使過迎

惛惛不肯去觀曰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
 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惛垂涕曰仲思今日
 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
 不得其死真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率
 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惛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
 譏之搜神記曰歸海松陽人柳榮從惛至揚府榮病
 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
 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
 門下卒見人縛張惛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
 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三月丙
 聲發揚耳其曰惛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實
 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
 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
 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
 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
 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

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
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
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
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分
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安未
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
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
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

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畧奮三千
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
未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
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逾亂征討不克聞晉大衆
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推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
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
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
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懸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
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
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兒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
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
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祗
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
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
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
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
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
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
管仲極簪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
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
夫復何言

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叔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
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

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佃以昭致

印綬於已遣使送昭昭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

亥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

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

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

綿五百斤昭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

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

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

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

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

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

笑惑星也將有以告尔三公鍾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

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尔去乎竦身而躍即

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

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

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

紀曰王獻治船於蜀吾彦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

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

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

人之願對曰言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

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

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

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

義薄矣皓之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

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

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憤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寬魂濟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吊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逾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請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

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雷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弄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途掃清宗枋蒸裡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城起之師騰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摩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實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敵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藻志士希光而影鷺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曾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糜

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幸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亦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及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蹙財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宰循江而守長戡勁鍛望鸞而奮麻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物行

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寶輝於內府珍瑰互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輪軒駟於南荒衝鞠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刻回其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志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兼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下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焉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諭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陽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翁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甲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剖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踏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楨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于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嫌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相修雖醜化斂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天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

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速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者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友虜跡待戮而不敢北闕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降遂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
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
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
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堯政
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
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
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
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司患則
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
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終

吳志卷四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勅重較刊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首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

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爲通儒

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
脩舉孝廉光祿大夫祭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
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
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四

傳

一

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
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
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
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
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
見棄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
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
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
廄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
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
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
病卒續漢書曰繇
于家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父與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繇年十九從父躄為
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

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
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
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
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
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
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
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
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
賁并方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
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
劉繇將奔會

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

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以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

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
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
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
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
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曾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
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
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
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
餽餉皆無所受吳曹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藉處味道
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
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享之
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

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
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
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
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
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
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
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

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態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

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

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
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
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
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
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
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

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
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
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
之備歛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竒貴慈曰
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
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
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

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
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
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
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
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
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
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
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

合聚欲出旨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
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
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
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
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
州章赴文舉請請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
未得其人射鈎斬祛古人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
意也出教曰龍欲騰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
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工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
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
廬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
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
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
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
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
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
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一百一十一
傳
七

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
 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
 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
 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
 救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
 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
 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
 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果如
 期而反江表傳曰慈不初遣慈也議者紛紛謂慈未可信
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
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
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已
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
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又丹陽僮芝自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
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
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遣廬陵

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
 惟輸租布於郡一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親視之
 而已策附掌大筭大仍有兼弁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
 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
 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
 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
 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以弓射之矢
 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
 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
 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
 并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四 傳 八

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

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

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官徵還京都壹侍送勤

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

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可

後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一闕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薊領

九真太守

薊音干郡反見字林

薊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

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

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

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

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

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

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童之食頃即開日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武先病没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廡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

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
加寵賜以荅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
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
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變為交趾
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子徽自署
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
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
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
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
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
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
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
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大柔遠能
遜莫善於信保大
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制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
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土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
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
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畧而呂
氏之祚不壹齟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
庶人數歲壹齟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
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
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
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
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終

吳志卷五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祖父真
真子混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

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

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

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

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

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

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

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

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

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

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

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

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

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

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

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

大驚遽釋騰夫人智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

畧權譎類皆如此

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

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

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征荆州拜奮子安嗣安坐黨魯

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封都亭侯卒子

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斐

承撰後漢書稱斐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斐權母

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

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

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

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

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

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

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

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途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

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琨是

啓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

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為丹陽策令琨討而

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眾吏民所

萬曆二十八年刊

吳志卷五

傳

三

思而現十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現以督軍中郎將

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

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

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

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

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

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

詐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

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

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

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

又見愛侍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

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

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

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

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

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

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

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

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

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正
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
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
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人宮

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
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
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
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人宮嘉禾中得幸生孫

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

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

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史坐法死夫人與

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侍幸有娠夢有似

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

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

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

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

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
不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

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
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
夫人姊婿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
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
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
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
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
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
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典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

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

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

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

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

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

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

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

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

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
不知昔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
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
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卽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
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滬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卽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袿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卽皓也太子和旣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卽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卽位尊和爲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

姓患之故民譌言皓父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

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

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

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控假髻以千數命宮人著以相撲朝成以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

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家使工匠刻相作木人內家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

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每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

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

踈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

既封烏程侯婢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

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威頗推令諫爭

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

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

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齋也遂道路憂死

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

佩皇后璽綬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

女皆當歲歲言各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闕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

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
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
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
斯累邪

吳志卷五終

吳志卷六

晉陳壽撰

皇明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楊道賓

承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學士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

勅重較刑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孫靜 子瑜 皎

孫賁 子隣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
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
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

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
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
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
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日頃連雨
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
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傳
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舟
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
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濶居絕不與通獻帝春秋同
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

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
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
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嵩瑜皎與謙嵩三子
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
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
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
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
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

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曾篤學
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
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
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
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
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
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

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
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
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
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
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
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
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
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
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
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

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
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
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
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屠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
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
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
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
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嘗
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曾爲左
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曾自恃久將且俱是督
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
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
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
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
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
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
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

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與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
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
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
見與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
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
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
業而慮水道沂流二千里一旦有
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
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
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
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
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
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畧
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
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

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
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與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
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
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
封承庶弟壹奉與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
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
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
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
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
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
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

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
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
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
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
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
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
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
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
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

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

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

用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
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
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
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時
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如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

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
元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
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
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

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
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

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

年討平叛賊政績脩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時太常潘

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

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

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

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

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為阜陵

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

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無難督諧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於僭後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謂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玉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下越諶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臣世之畧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勝題道衡推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比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

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

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

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

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

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

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

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

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勲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

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畧曰輔恐權不能保守

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爲若不知與張昭共

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

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

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昕

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

孝廉司空辟典畧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

請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年爲左右

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曰翊妻徐節行宜與馮覽

子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皓傳中

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

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

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

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

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

子喬咨述故云

萬曆二十八年刊

長卷卷六

傳

八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

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

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

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

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

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待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

別生弟即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

虞喜志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

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

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

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

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

創業今後上土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

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冲

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

直諫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

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

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

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

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

萬曆二十八年刊

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
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
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
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二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耻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
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
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持一介之使加咫尺之
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
譏平厥朽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
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
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
乎船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
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
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淵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
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
制命不至果為權所害于臣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故
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

身志卷之九

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
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
踈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
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
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洪
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
吳主出征遂其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
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
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又宜速遣焉
夫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後
後所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送走入山徐
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
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
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曉日設祭
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
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畧婢妾今只欲見偏所以

萬曆二十六年刊

長卷之二

身

九

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許願二君哀救
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
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
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
之共盟誓合謀到曉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
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
小僕媵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
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
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
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
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
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譴聲動地頗射外人
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
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陸
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
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
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
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
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
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
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父不見公禮不圖
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于越嗣至右

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

異至領軍將軍奔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

為官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

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

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

封丹楊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

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

端正器懷聰明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為宗室

顯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

千人牛馬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

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

走桓斬上堯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

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追孤乃至此也桓

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

郎將也戊簿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

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承字顯世文士傳曰承好學

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

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承獨獲全當使二人記

事丞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

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

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

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

平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終

